

女性的反响

续集



To Commemorate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UN
Fourth World Conference on Women

刘伯红 谢丽华 吴 华 主编



當代中國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REFLECTIONS AND
RESONANCE OF
WOMEN · SEQUEL

女性的反响

续集



纪念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二十周年

To Commemorate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UN
Fourth World Conference on Women

刘伯红 谢丽华 吴 华 主编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性的反响·续集：纪念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二十周年 / 刘伯红, 谢丽华, 吴华主编. --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5. 9

ISBN 978-7-5154-0614-5

I. ①女… II. ①刘… ②谢… ③吴… III. ①妇女—国际会议—北京市—1995—纪念文集 IV. ①D441.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96777 号

出 版 人 曹宏举
责任编辑 隋 丹
责任校对 康 莹
装帧设计 古涧文化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ddzgc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 辑 部 (010)66572264 66572154 66572132
市 场 部 (010)66572281 或 66572155/56/57/58/59 转
印 刷 北京润田金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 张 23 印张 2 插页 插图 174 幅 41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0.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010)66572159 转出版部。

前言

20年前，为筹备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数百位来自各行各业的中国妇女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与支持下，参加了联合国在各区域举行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筹备会议，其中的一部分人将她们的所见所闻记录在由香港剧作家黄婉玲编辑的《女性的反响》文集中。黄婉玲和她近90人的红色娘子军团队，仅用了5个月的时间，就使这本书的中英文版本，迅速与广大中外读者见面了。

那本书中生动多样的描述，使普通中国百姓得知世界各地的妇女为世妇会做着怎样的准备，联合国的妇女大会是什么样的大会，大大开阔了我们的胸怀和眼界，启蒙了我们的知识。同时，这本书也在英语世界传播，使许多国外妇女了解“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即将举办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中国，以及“男同志能做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得到”的中国妇女。

20年转眼过去了，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那熊熊燃烧的火炬，那激越高昂的歌声，那万众一心的气概，那迎接挑战的誓言，那推进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决心，那充满理想和智慧的全球框架，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反而深深铭刻在中国妇女和世界妇女的心中。中国姐妹们把那些“用妇女的眼睛看世界”、“用妇女的声音告诉世界”、“用妇女的行动改造世界”的美好时光，称为“激情燃烧的岁月”。那“万丈豪情”，那“'95精神”，20年来一直在我们心中激荡，在我们血液中流淌，成为我们勇往直前的不竭动力。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火种，经过一代代妇女领袖们和千千万万推动者的传递和播撒，已在世界各个角落生根开花，也在我们古老而充满改革活力的中华大地上结出灿烂之果。在全球纪念“北京+20”，即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20周年的庄严时刻，我们继续当年《女性的反响》的做法，邀请了87位女性作者，用自己的文笔和心声，记录历史，续写辉煌。

从2014年初开始，我们首先用了几乎两个月的时间，找到了遍布在世界各地的差不多全部的当年《女性的反响》的作者（本书中作者姓名后加

※号者为《女性的反响》原作者），她们中很多人听到这个消息后，激动万分，欣然命笔，为这本续集献稿。其次，我们又邀请了虽然当年没有参加《女性的反响》写作，但参加了世妇会，并一直致力于推行中国性别平等事业的姐妹撰稿，她们认为这是莫大的荣誉和机会，愉快接受，激情奉献。再就是，我们还邀请了世妇会召开时还是小孩子，但后来加入到性别平等事业中的一代年轻人参加写作，她们的文笔使我们感到性别平等的事业生生不息，正义而伟大的事业后继有人。

续集的作者就由上述三部分人组成，她们来自妇女工作者、公务员、教育工作者、媒体工作者、法律工作者、社会工作者、研究者、志愿者、村干部、打工者等，最年长的85岁，最年幼的属80后。为了这本书的早日完成，她们有的在繁忙的工作后，挑灯夜战；有的利用长途飞行时，在万米高空上奋笔疾书；有的在陪伴住院家人的空隙中，挤出时间分若干次完成写作；有的在化疗刚刚结束后，忍着极大的不适，按照要求一丝不苟地交上文稿；有的回到当年项目点的村庄，查找核实相关历史信息，使写作真实准确；有的辗转再三，寻找20年前的当事人，使每一个事件、每一张照片、每一个人名准确无误，以不负历史……

更为重要的是，续集中每位作者写的每个故事，都非常生动，极有个性，让人为之感动，读之动容。它从一个侧面深刻地反映了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为人类发展制定的全球框架的意义和全面性，也反映了北京世妇会制定的战略目标和行动纲领，如何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如何影响了中国政策法律的完善和进步，如何影响了人们的思想、学习、工作、命运和生活。让我们坚定不移地认为，人类正义、美好而伟大的事业，无论遇到多少艰难险阻，人民群众都是它不畏艰险、不屈不挠、无怨无悔、兢兢业业的推动者。

当我们纪念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20周年的时候，让我们把这本小册子献给所有为人类可持续发展和性别平等事业付出热情、努力、心血甚至生命的人们，让我们铭记中国人民和中国妇女的历史使命，以团结奋斗百折不回的实际行动，让北京世妇会制定的美好蓝图，在中国、在世界各地开花结果，遍地芳香。

刘伯红 谢丽华 吴 华

2015年7月31日

目 录

排名以作者姓氏拼音为序

前言 / 001

超越性别研究 卜卫 / 001

从怀柔到世界 蔡一平 / 005

研究女人与做女人的心路历程 畅引婷 / 009

1995年：走进妇女/性别研究 陈方 / 014

促进性别平等是我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陈明侠 / 018

生命，原来不止一种可能 大拿 / 022

我的黄金20年：1994—2014 邓春黎 / 026

参加'95世界妇女大会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的启示 丁娟 / 030

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与我的女性体育研究 董进霞 / 034

用行动赋权，用知识改变

——世妇会和我的三次转型 杜芳琴 / 038

盛开的女人花 段国辉 / 042

6月的三个好消息 冯媛 / 046

我的旅程 龚燕灵 / 050

日志：写给亲爱的妈妈 顾宁 / 055

性别与法律：我同'95一起走过 郭慧敏 / 057

推动性别平等需要矢志不渝的坚持 郭砾 / 061

推进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我为之奋斗的事业 郭瑞香 / 065

世妇会给了我看社会的新视角 韩贺南 / 069

心迹·足迹 和钟华 / 073

中日女性研究者之间的姐妹情谊 胡澎 / 077

全球化时代的行程不再孤单 胡玉坤 / 081

成为中国的女性主义者 荒林 / 085

推进性别平等实现体面劳动

——国际劳工组织与合作伙伴共同的奋斗目标 黄群 / 089

我为百姓当村官 贾俊桥口述 刘大庆整理 / 093

在倾听中积累知识与成长 姜秀花 / 097

在记录中体会发展 蒋永萍 / 101

留影'95, 纪念永远 金一虹 / 105

用来换媳妇的女孩 靳世静 / 110

性别平等需要切实的行动争取 乐平 / 113

妇女/性别研究是我生命的支点 李慧英 / 117

无愧于一个性别平等推动者 李平 / 122

用妇女的眼睛看世界 李小星 / 126

女性的声音 李亚妮 / 130

1995·北京怀柔: 我的社会性别研究起步于此 李英桃 / 134

20 年淡然生老病死 梁海月 / 139

缘起这 20 年 林丹娅 / 143

回眸 20 年 林华 / 147

我的“北京+20”之旅 林建军 / 152

1995 年, 我人生的转折年 林丽霞 / 156

从女性的角度看世界 林琳 / 160

心中的永远 刘伯红 / 164

《今日女性》之殇 刘大庆 / 168

从“理解无价”到印度研究 刘东晓 / 172

那条崎岖艰辛的路 刘光华 / 176

从夫妻打架到家庭暴力: 20 年的见证 刘梦 / 180

我的儿童性教育研究之路 刘文利 / 184

那些人与那些事

——用媒体人的视角看两代女性工作者与媒体的影响力 刘霞 / 188

我的反歧视之路 刘小楠 / 192

给女儿的一封信 龙迪 / 196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龙江文 / 200

美丽的西藏帐篷 卢小飞 / 204

《北京行动纲领》鼓舞我们走过风雨 20 年 罗萍 / 208

来自湖南的怀念

——谨以此文纪念黄婉玲 骆晓戈 / 212

我的打工之梦 马小朵口述 刘大庆整理 / 216

法学院里的女生 马忆南 / 220

妇女博物馆工作手记：蜡染 屈雅君 / 224

我和警察共同成长 荣维毅 / 229

我和《半边天》 寿沅君 / 233

偶遇：个人的选择与时代的故事 宋少鹏 / 238

妇女健康与长寿 宋玉华 / 242

为中国妇女的基本权利努力工作

——我在“两会”上的建议、议案和提案 孙晓梅 / 246

妇女研究与我 谭深 / 250

中国女性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

——纪念 1995 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 佟新 / 254

做自己的梦，走自己的路 汪晓敏 / 259

怒江 12 年 汪永晨 / 263

筹款依然是“NGO”的第一要务 王行娟 / 267

为女性造梦 为女性立言 王红旗 / 271

从“误入歧途”到“执迷不悟”

——‘95 世妇会与我的学术—行动生活 王金玲 / 275

流动中的女性和女童	王孟兰 / 280
创造良好的接受性别平等观念的机会	魏开琼 / 285
世妇会让我领悟平等与尊重的真谛	吴华 / 289
做一个世界公民	吴青 / 293
我只想“趴在板凳上看书”	肖巍 / 297
我与北京世妇会二三事	肖扬 / 302
生活不断更新	熊蕾 / 306
1995年，留给一个80后的印记	杨笛 / 311
’95精神激励我心牵学子情系民生	杨国才 / 315
礼物	杨经纬 / 319
关注女童：一段并未完结的历史	臧健 / 323
’95一路走来	张李玺 / 327
捍卫性别平等的权利，守土有责	张荣丽 / 331
结缘与使命	张喜阳 / 335
与她们一起成长	赵捷 / 339
走进女童教育	郑新蓉 / 343
西陵镇今昔	朱玲 / 348
关注的是性别，改变的是人生和社会	祝平燕 / 352
妇女人权的国际保护	邹晓巧 / 356
后记	/ 361



超越性别研究

卜卫

我的故事

卜卫，女，1957年生。儿童和青少年时期学工学农又学军，成年后在工厂先后工作六年，除此之外不是学习就是做研究。1989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从事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至今，现为研究员、研究生院新闻系教授及博士生导师，自我认同为“有机知识分子”。

终于有时间坐下来写“我的反响”，这是在万里高空的飞行途中——从北京到哥本哈根，有足够安静的环境（170多人的座位只有40位乘客）、有足够的时间（飞行时间9个多小时）来梳理我的20年。写作“反响”，是一件让我感到无比幸福的事情，所以一直舍不得做，想留着有时间的时候慢慢地好好地享受；但同时也是一件让我无比难过的事，20年了，我“丢”了一些与我曾在一起的朋友，也差点因为癌症丢了自己。

—

我怀念黄婉玲，记得1996年伯红第一次带我去参加聚会，去的是婉玲在北京的家，那也是我们所有做性别研究的学者和行动者的家。婉玲走了，从此在性别研究的圈子里，再没有人与我一起兴致勃勃地去看儿童戏剧，一起争论中国的摇滚乐，第一次知道左小祖咒，是因为婉玲在我手掌上写下了这个名字。2010年5月草莓音乐节，癌症手术后虚弱的我，躺在夜空下的草地上，听着左小祖咒，想念婉玲。

我怀念伊丽莎白·克罗尔（Elisabeth Croll），认识她是在1999年全国女童大会

上。我们作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性别专家，一起为中国女童问题倡导而工作，她将女权主义理论引入儿童研究领域，不仅对亚洲女童生存发展现状，也对中国正在实行的女童项目提出了振聋发聩的批评和建议。可以说，中国的儿童研究，由于她的主旨报告，第一次有了性别视角。2004年在欧洲再次相遇时，我们紧紧拥抱。但现在，我也再也听不到她的声音了。

还有黎星，相识在'95世妇会，从来都是社会发展项目的有力支持者，无论是农村儿童参与媒介的研究（1999年），还是中国记者使用互联网的研究（1998年），以及所有关于人口拐卖、艾滋病、家庭暴力、性别平等等项目，她都极度投入，不仅报道也积极参与其中，至今留给我的，仍是她那热情洋溢的笑脸。

20年过去，因为一些生命的远离，也因为自己近乎毁灭的经历，对生死的界限似乎已不那么敏感。记得读过婉玲离别时的一首诗——就当她们去远方旅行了，只不过这次旅行未带行李……

二

20年过去，有太多的话要说，但说什么都是挂一漏万。

简单说，1995年，是我进入性别研究领域的起点，与我同行的是一大群早已结识或新结识的朋友们：与熊蕾等媒体朋友在怀柔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论坛（1995年）；与小培、苏茜（Susie）、葛友俐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的东西方相遇小组（1996—1998年）；与李玺、杜洁等人一起编写《性别与发展参与式培训手册》（1998—1999年）；与冯媛、蔡一平、郭艳秋在传媒监测网络（1996—2009年）；与冯媛、熊蕾、卢小飞、毕淑敏、张越、寿老师一起在媒介与性别工作坊（1999年）；与陈明侠、荣维毅等一大批同事和朋友在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2000—2014年）……其间，不仅有研究，更有让人激动的集体行动，这些研究加上集体行动带来了中国社会的一些正面变化。

回顾这20年，我最想说，这真的是一个不断超越的过程——超越性别研究、甚至超越研究本身。了解性别，是从女男生理特征和社会文化建构的社会性别开始的，但很快就从理论和实践上打破了这种僵硬的二分法。性别，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议题，而是深深植根于当地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传统与制度之中，与阶级、种族、区域不平等紧密交错，因此，在实地工作中，我们其实难以从事独立的性别平等运动；相反，在讨论性别问题时，要采用批判的视角提问，诸如：现在是哪个阶层的性别议题掩盖了其他阶层的性别议题。正如当年白人中产女性提出要走家庭

去工作，黑人妇女则说：“我们一直在工作，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种族歧视。”

在我们所从事的媒介与性别研究领域，一直是根植于西方社会权力架构中的传播效果理论占据了主流地位。性别研究基本上是在传播者研究、媒介内容研究以及受众研究等因素上加上了女性/性别。20年来一直在探讨，有没有一种女性与媒介研究能够打破这种架构，使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如农民、流动工人能够成为传播的主体，而不是等待被建构的“他者”。与此同时，在我们大量的田野调查中不难发现，与女性相对于男性处于一种缺少权力和资源的状态一样，所有边缘群体都面临着相同的问题。20年来与之一起工作的边缘群体主要是：流动人口（移民劳工）、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农村妇女、被拐卖的妇女儿童、遭受暴力的妇女儿童、艾滋病感染者、受到艾滋病影响的儿童、受到地震影响的儿童等等。其中，我深深感到，他们的经验经历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没有成为我们研究的重点领域并由此成为法律法规或社会制度的来源之一。性别研究促使我打破原来设定的各种界限，不仅看到性别与跨性别，也看到所有被边缘化的人群面临的社会不平等，所以，必须要超越性别研究，其结果就是，我现在的研究领域已经被定义为“中国特色的传播与社会发展”，性别研究嵌入其中，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第一个超越。

第二个超越是关于行动的。多年来，在讲课时面对“你是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的提问时，我总是自作主张地将女权主义者定义为：（1）看到了不平等；（2）认为这种不平等不是自然的，而是应该改变的；（3）愿意为改变投入行动。如果采用这样的定义，我承认我是女权主义者，并为此感到自豪。虽然研究本身因为提供新知识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行动，但与研究者本人“一直处于一种广泛的社会联系之中，并与之互动以促成改变”有本质的不同。这不仅关系到知识生产，即知识来自哪个群体；也关系到知识的使用，即所生产的知识为谁所用。如果没有行动，我们无法判定所生产的知识是否能够用于社会改变，也无法在运用中进一步改善知识。更重要的是，我们无法使研究具有赋权的作用以真正改变社会。而这，正是行动传播学研究的意义所在。

第三个超越是关于自我反省的。做性别研究一定会反省自己作为一种性别（被建构的）的人生或是性别化的人生，而不可能仅仅是“客观地”研究别人。超越所谓的“研究”，我学习了在反省中打破各种精神枷锁，让自己从各种依附中独立出来，获得一种自主性，并由此生活得更加自然、自由和自信。就社会生活而言，我要在一个并不平等的社会里学会尊重每一个生命，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白人还是黑人。这并不容易。当我在美国的一个酒吧里与一个黑人跳舞时，我的中国朋友惊呼：“嗨，你为什么与黑人跳舞。我在美国十年没和黑人说过一句话。”我们一直生



2001年，卜卫和她的学生们创办了反家暴网站。图为2007年卜卫（右三）与她的学生们在反家暴网络年会时的合影

活在等级社会中，人不可避免地被分成了等级。特里萨修女的“让每一个穷人尊严的死去”深深地触动了我，也深知平等首先需要批判和抵抗。

总之，无论对生活还是对研究（有时研究就是我的生活），我愿意学习使用批判的视角来思考。在其中的锻造中，不断生长出一种反省和批评的力量，我喜欢拥有这种力量！

三

20年中，作为老师，我在研究生院教社会性别课程。我的学生们，也是我年轻可爱的朋友们，不断加入性别研究和行动的行列：庞明慧、张祺、高春梅、戴静、房菲、聂宽勉、张威、万小广、孟书强、卢丽琴、夏耘海、杨绚、王胜源、冯丙奇等先后参加了农村贫困地区、少数民族村庄、边境地区、监狱、城市流动人口聚居区、吸毒人员针具交换点、艾滋病高感染区等地的实地调研，我们常常一起工作，一起生活，一起寻找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用高春梅的话说，“我们在用我们的研究进行自我赋权”。现在，新博士生们也准备加入进来，她们是张灵敏、王晓艳、朱巧燕、曹昂和田颂云……教书和爱学生已经镶嵌于我的生命之中，不可剥夺！

飞机已经平安降落，这次远行我带着行李。不仅如此，我还买了两双足够舒适而不怕风吹雨淋能够跋山涉水的户外鞋，准备继续上路……



从怀柔到世界

蔡一平

我的故事

蔡一平，自'95年世妇会之后，就与妇女和非政府组织结下了不解之缘，不管是任职于《中国妇女报社》、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还是国内（首都女记协妇女传媒监测网络，中国法学会反家暴网络）和国际（伊希斯国际 [Isis International]，新世纪妇女发展选择 [Development Alternatives with Women for a New Era]）的非政府妇女组织，始终相信妇女是推动社会变革的积极力量。

“啊？你来自北京？你参加过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非政府论坛啊？在这里见到你太高兴了！”好多次，我在国际会议上遇到来自其他国家的妇女活动家，她们都会兴奋地这样跟我打招呼，然后开始回忆她们在北京世妇会上的点点滴滴。“我们在北京讨论了那么多重要议题，开完会回到美国之后，我发现美国媒体基本上都没有报道会议讨论的内容，净说些天气不好、下雨、非政府论坛的帐篷进水了这类消息。我们气愤极了，于是召集了一起来参加世妇会的代表开了个讨论会，告诉公众这个妇女大会到底是干什么的。”2000年在马里兰大学的暑期研讨班上，美国的学者这样告诉我。

“我带了二十多位农村的草根妇女活动家参加非政府论坛，她们从来没有出国。在怀柔因为语言不通，吃饭成了大问题。我们就买了中餐盒饭坐在路边吃。一个妇女说：‘这个中国饭还没有我们村里的中餐馆的饭好吃呢！’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因为她吃惯了改良过的本地化的中餐了吧。好想有机会再去北京看看啊！”我的斯里兰卡同事库米的这个愿望也成了我的一个心事。

2009年“北京+15”的亚太地区非政府论坛在马尼拉举行，我在大会“妇女运动——薪火代代相传”的主题论坛上，作为参加过世妇会的青年代表发言，讲述了世妇会给我留下的三个影响——了解了什么是“社会性别”，什么是“非政府妇女组织”，什么是“国际妇女运动”。论坛结束之后，一位菲律宾女士迎上来拉着我的手说：“看到北京世妇会孕育出像你这样的年轻人，真是令人欣慰。”原来她就是在世妇会非政府论坛筹备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妇女活动家艾琳·圣地亚哥女士。她和许多妇女活动家一道，在中国政府决定将非政府妇女论坛易址之后，仍然力挺在中国举办世妇会，“我们坚信当时的坚持是正确的”。

2014年3月的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期间，一位来自奥地利的妇女活动家兴致勃勃地回忆“妇女列车”的难忘旅程：“欧洲国家的妇女募捐了一些钱，资助非洲国家一百多位妇女代表去北京参加世妇会。我们一起乘坐横跨欧亚大陆的‘妇女列车’从欧洲到北京。几天几夜的旅程，我们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在火车上开会，讨论各种妇女和发展的议题。到达北京的时候，我们已经拟好了我们的立场文件。”这位白发苍苍精神矍铄的妇女回忆起20年前的那段旅程，眼神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像每个非政府妇女组织论坛的亲历者一样，关于世妇会的记忆对我就像一坛封陈的好酒，随着岁月流逝不仅没有变得淡而无味，反而越发醇厚，不断滋养我成长。

当时，我刚刚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进入《中国妇女报》工作。作为非政府妇女组织的代表，参加了北大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妇女”专题论坛。我徜徉在怀柔的妇女论坛会场，好像一个小女孩迷失在奇妙的迪士尼游乐园里，面对成百上千的论坛和活动目不暇接——不管是论坛帐篷上缤纷的装饰，还是各国妇女风情万种的民族服装和头饰，还有不拘一格的开会方法——有唱有跳、有哭有笑、有活跃的表演、有严肃的讲演、有敲锣打鼓的游行，这一切都让我这个刚出校门的学生感到无比新奇。幸好我还没有忘记自己的本职工作，作为《中国妇女报》的一名新编辑记者，“游园”之余，也搜罗了很多花花绿绿的海报资料。这些材料在我以后的编辑记者生涯中可是派上了大用场呢！我所编辑的《妇女论坛》专版中不少文章的配图就是来自非政府妇女组织论坛的“战利品”。

非政府妇女组织论坛之后，一些参加过论坛的学者和新闻工作者开始酝酿成立首都女记者协会妇女传媒监测网络。这“妇女与传媒”就是《行动纲领》的12个关切领域之一啊，但是中国还没有一个非政府组织专门关注这个领域呢。于是我们马上行动起来。1996年3月，首都女记协妇女传媒监测网络诞生了。借用在非政府妇女组织论坛上学来的活报剧的形式，《中国妇女报》的同事们自编自导自演的小

品《广告中的星期天》在网络的成立仪式上收获了笑声和好评，让我们这些业余编剧和演员颇有满足感。我在小品里反串一个在充斥了商业广告的世界里耳濡目染长大的小男孩，模仿着广告里的性别刻板印象。要他的妈妈做饭洗衣、美容化妆、温柔体贴；要他的爸爸做一个“主外”的“男子汉”。在妇女专题部主任也是传媒监测网络负责人郭艳秋的主持下，《中国妇女报》“妇女论坛”和“女性与社会”专版上开辟了“媒介观察”、“我们看传媒”专栏，讨论媒体与性别的议题。

非政府妇女组织论坛在我心中播下的种子继续萌发和成长，对国际妇女运动的兴趣召唤着我进入了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国际妇女研究室，又最终迈入了国际妇女非政府组织——十多年来我从一个在非政府妇女组织论坛上对国际妇女运动充满好奇和敬意的“游客”和局外人，成为这个运动的一员。虽然说，只要工作重心没有离开过妇女权利和性别平等这个主题，不管是在哪个岗位、哪个地方，都可以说是国际妇女运动的一员，但是好奇心驱使我去探寻第三世界或者说发展中国家的妇女状况和妇女运动。我发现，在我以往的教育和工作经历中，对于国际妇女运动和女权主义学术，了解的大都是发达国家的经验——从法国大革命开始的国际妇女运动，到第一次、第二次妇女运动浪潮，从女权主义的各种思潮流派到国家女权主义的福利国家政策。作为一个妇女史专业的学生，第三世界国家的妇女历史和斗争竟然是我的知识盲区，这一点让我着实惭愧。反观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或许能为我们提供更多参考和借鉴。

妇女权利和性别平等是世界性的议题，不能仅靠某些国家的努力去实现，几次世界妇女大会的召开本身就是国际妇女运动推动和倡导的结果。但是在国际论坛上，由于机会和资源的局限，很少见到发展中国家妇女的身影，特别是听到来自基层的草根妇女的声音。这就是30年前“新世纪妇女发展选择”成立的缘由。从第三世界妇女的视角来看，妇女需要一个怎样的发展？经济的增长，要以破坏环境、以牺牲公平和公正为代价吗？特别是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妇女和男性的健康和生命为代价吗？如果许诺说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提供更好的社会保障，那么经济增长真的能够使在劳动力市场最低端和底层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妇女受益吗？如果许诺说只有把发展的蛋糕做得更大，妇女才能分得更多，那么如果这个蛋糕本身有毒，分得更大一块的毒蛋糕又有何意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妇女如何联合起来，挑战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如何将争取性别平等和妇女权利与挑战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斗争结合起来？因为这些压迫与父权制的压迫沆瀣一气，加剧了妇女所遭受的歧视和不公正。作为来自中国的女权主义者，我们应该怎样回应全球化的挑



2014年3月，蔡一平（前排左二）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的第58届妇女地位委员会上，与参会的各国非政府妇女组织代表等待大会最后的成果文件

战，做出什么贡献？

我在伊希斯国际担任执行主任时主编《妇女在行动》（*Women in Action*）杂志，其中一篇关于尼日利亚妇女的文章至今仍记忆犹新——在盛产石油的尼日尔三角洲，壳牌石油公司的开采活动破坏了环境，污染了河流，使原来当地社区赖以生存的农业和捕鱼业无以为继，开采石油的利润并没有惠及当地居民，他们或陷入贫困或背井离乡去打工，男人还能被石油公司招聘当工人或者保安，女性只能在家里做家务，或者从事性产业，这使得妇女的地位进一步沦落。这个例子生动说明了发展中国家妇女面临的多重压迫和困境，不是仅靠提高妇女的教育或者政治参与水平能解决的。如果不改变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和秩序，妇女的平等和解放就只能是梦想。

从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到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各国妇女克服重重困难一路走来。近几年来在“里约+20”、“开罗+20”、“北京+20”的系列会议上，作为非政府妇女组织的一员，我和那些曾经亲历过里约、开罗、北京会议的妇女活动家们以及90后的青年人并肩奋斗。有人说妇女解放是最漫长的革命，而我相信：一个后继者源源不断的革命最终必将取得胜利。